



“竖年”

□吴克光



(CFP 图)

节高。”

其实,我们“竖”的,从来不是那根甘蔗。我们竖起的,是一份对“甜蜜生活”笨拙而虔诚的丈量;是一根在时间洪流里,努力想要站稳的、关于“家”的坐标;是一场年复一年、自己给自己的加冕礼,用最朴素的植物和最鲜艳的红色,告诉自己:无论走了多远,都要守护着我们内心那扇永不倒塌的宅门。

今年,我要把“竖年”的甘蔗尾,种在楼顶的小花园里。我想,当它的第一片新叶,在某个清晨悄悄探出头时,我会指给孙子看:“瞧,我们的‘甜’,又发芽了。”

时间比眼睛,更容易让人看清一些东西。

360行

追风者

□吴晓川

清晨五六点的泉州,天刚蒙蒙亮,楼下的快递配送站一派繁忙。阿伟熟练地套上蓝色工装,拉紧袖口,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从老家来这座古城已有三年多,他每天骑着电动车,穿梭在大街小巷,像个追风者,追逐着时间,也追逐着自己的生活。我时常瞥见他进进出出忙碌的身影,那抹蓝色在石板路上匆匆掠过,成了古城鲜活的注脚。

阿伟熟悉这里四通八达的街巷,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,哪里孩子上学放学高峰期最易拥堵,哪里能抄近道避开人流,哪里的古厝电动车不宜直达,他都一清二楚。当他骑着满载包裹的电动车,穿行在晨雾中的街道,路过巷口的面线糊摊,诱人的香气裹挟着热气飘来,老板娘熟练地剪着油条:“阿伟,面线糊给你留着,加了油条和醋肉!”他笑着摆手:“下次哈,李姨。今天快件多,赶时间!”满载的电动车遮住他瘦弱的背影,我远远望去,竟也生出几分暖意。

有的巷子较窄,有的还在翻修,他的电动车不时要贴着斑驳的墙面才能通过。阿伟下车推行,车轮碾过石板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仰头望去,番客楼二层的雕花小窗棂推开,陈阿婆探出头来,银白的头发出在晨光里闪着微光:“阿伟来啦?快上来喝杯茶!”“不了阿婆,先给您送药!”他手脚麻利地爬上木梯,喘着气将药递给老人。陈阿婆仔细检查完药品,从竹篮里掏出一把刚摘下的龙眼:“孩子,跑这么多路,解解渴。”我恰好路过巷口,望见阿伟拿着龙眼走出时,眼眶微红的模样,那清甜的滋味,大抵会比蜜还甜。

犹记盛夏正午的太阳炙烤着街道,柏油路上泛着刺眼的热气。阿伟的工装被汗水浸透,紧紧贴在背上,脸上的汗水顺着下颌线滴落,砸在车把手上。我在骑楼下避暑,看着他拧开自带的水瓶仰头灌下,水顺着脖颈流下。手机导航提示下一个包裹在江南片区的工业园区,那里没有骑楼遮挡,只有一排排厂房,想必他承受的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

天空下起雷阵雨。阿伟穿上雨衣,继续派送最后几个包裹。雨天最是考验路况,石板路湿滑、排水口积水。我在家中听着雨声,忽然想起他还在外面奔波。最后一个包裹送到老旧小区时,雨势渐大。他扛着沉重的纸箱爬上楼,敲了半天门却无人应答。打电话给收件人,对方语气焦急:“不好意思,我在路上堵车了,能不能麻烦你先放在门口?”阿伟犹豫了一下,还是说:“没关系,我在楼下等你,这么大雨,放门外怕包裹里的茶受潮。”他站在骑廊下,雨水顺着雨衣滴落,形成一圈小水洼。半个多小时后,收件人匆匆赶来,看到他还在等待,感动得连声说:“不好意思,真的太谢谢你了,这茶叶是要送给客户的!”阿伟只是笑了笑说:“没事,安全送到就好。”

夜色渐浓,雨也停歇了。阿伟骑着电动车往回赶,雨水冲刷后的古城格外静谧,路灯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回到配送站时,已经是晚上九点。他将电动车停好,整理好配送单,脱下雨衣,拧干湿透的衣服,坐下歇息。

远处的大桥灯火璀璨,霓虹倒映在晋江水面,与古城里随处可见的灯笼交相辉映。我站在窗边望去,不论春夏秋冬,那抹蓝色的身影在灯火中显得格外踏实,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里,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柔与力量。



菜市场门口,一对中年夫妇卖甘蔗,一车躺着的翠绿,被一群人围着,欢声笑语。旁边,另有一老伯的自行车上插着十来根甘蔗,比他高出许多的,是深紫色的“黑蔗”,我挑了两根最直的。他笑道:“根旺家业旺,蔗甜福满堂。你真有眼光,挑了这两根根系最旺的。”我心里乐开了花。

到家,撕开黑蔗尾部塑料膜,甘蔗叶依然青绿。妻子找来一根红丝带,在甘蔗上系了个简单的蝴蝶结。这城里的“竖年”,便算完成了。

童年的“竖年”,是从腊月廿四开始的。天蒙蒙亮,母亲便出门,到山涧旁挖两根“全须全尾”的甘蔗——根须上还沾着湿润的泥,梢头五六片叶子青绿逼人。扛回家的甘蔗,鲜亮得像能滴下绿意,节节饱满,藏着看不见的甜。

除夕下午,祖母从陪嫁的木箱底,翻出一卷红布。那是真正的棉布红,喜庆、扎实,是乡下染坊用土法子浸染的,颜色里透着吉祥和暖意。她仔细撕下两



(CFP 图)

过了腊八就是年,随着日子一天天推进,年似乎近在咫尺,偏偏班依旧上着,又觉很是遥远。现在光景都不错,多不愁吃穿,可心底那股添置年货的冲动却丝毫未减,若不买买买,总觉得少了点滋味。

套房小区以前多没贴春联的习惯,之前物业有送,也都是转手送人。此时却觉得大门空落落的,心里惦念着点红,于是在网上挑选一副红底金字的磁吸对联,准备贴贴。

打开衣柜,黑灰调占了半壁江山,连衣裙一套套挂着,款式大同小异,很是乏味,也腻了。于是专注去挑了几套彩色毛衣、休闲裤、运动鞋。长款毛呢大衣太笨重,短外套也添置几件。国风款好看,喜欢那就买吧。待到到账目,发现消费不减反增,细看,桩桩件件都是原

年节购物欲

□蔡小培

有又添新。

吃的方面自然也不落下。过年的年货,各大平台早早推出各式家庭装、喜庆装,红通通的包装很是讨喜。饮料、饼干、坚果、蜜饯这些零食得先备着些。再来就是印着福字、生肖的红包壳,挑挑拣拣选了几款喜庆的。压岁钱包多少是其次,红包里包着的心意过年必须有。

曾经,我们也是每年春节攥着压岁钱天天数的人,自小财迷暴露无遗,那是满满的幸福感。家中堂亲表亲虽互相约定过了十六周岁就不再给压岁钱,但长辈们还是给到出嫁后,每次拿着那个成人后的压岁钱,心中总是惭愧中又带着点小确幸,仿佛自己还是个小孩,依旧有人疼有人避风挡雨。

春节就那几天,平日里精打细算的

人,也仿佛在那一阵子大方了起来。水果、蘑菇、鱼、肉是年货中的重头戏。但不能太早囤货,图的是一个新鲜。越靠近年关越是涨价,就像理发每到快过年总是小涨一波,提前给节日预热。虽然涨价有点费钱但也在接受范围内,毕竟人工成本高,合理涨幅倒也符合市场规律。

朋友常看着我这兴致勃勃的年关购物欲,打趣说是“年关综合征”。但我更愿称之为仪式感,是对过去一年辛苦付出的犒赏,也是对新年的新期待。其实细数下来,家里的冰箱、零食柜从来没有空过,可总会年前再购置些新的,似乎只有塞得满满当当,年才过得有滋有味。

犹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,母亲总

说,“年要满,日子才会顺”。她会在年前空出时间,带着我们去添置新衣,美其名曰买衣服,其实也是出游采购年货。我们会一条街一条街逛着,挑着、买着,一家店一家店看过去、试过去。那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圆满。

如今,日子丰裕了,很难再有当初的满足感。但那筹备过年的热腾,门楣上的红,衣柜里的鲜活,舌尖上的乡愁,依旧是回忆里抹不去的印记,也一点点将这份对年关的期待,勾勒得越发活色生香。

班照常上着,年味却在这一买一添、一朝一夕的等待里慢慢变浓了。或许,年就是这样吧,不愁吃穿,却唯独少不得这份热热闹闹的张罗。而日子也随着这份热气腾腾,稳稳地往下走。

甜咸味

□王一腾

父亲用过滤网勺铲起这些足够喂饱我们的美食。父亲此刻却显得十分文雅,默默翻动着锅里的“口酥”。就在我等得不耐烦往沙发上一坐时,只听几声脆响,第一锅“口酥”诞生了。“等凉一会儿再吃,小心烫嘴。”父亲发话。

妹妹早已用面巾纸垫在手心抓起一个“口酥”,“呼哧呼哧”地吹着气。我呢,顾不上吃,赶紧帮父亲下面后下面几锅“口酥”。直到长辈明示“可以了”,方才放心地开始享用这无敌美味。轻轻咬一口“口酥”,外皮的酥脆夹带焦香的味儿,我的心早已被它收买。虽然担心随时可能冒出来的痘痘,但富有经验的我早已泡好茶候着了。

短暂休息之后,全体家庭成员进入下一环节:炸“油粿”。外婆将面粉倒入盆中,加入发酵粉和水,再掺入香料、

盐、鸡蛋等,一起打匀。接着,便是海蛎、带鱼、芋子等食材的“结婚仪式”。母亲和两个舅妈忙得不亦乐乎,我负责传递,炸的任务则由老爸继续担任。老手果然不同凡响,在一“滑”二“夹”三“起”的联动作用下,这些“新郎新娘”全换上了金黄的“盛装”。这回一出锅,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夹上一个,美美地蘸着酱料品尝起来。

“油粿”和“口酥”,一个寓意将好运“裹”起来,一个象征着未来的日子甜蜜蜜、和和美美。它们承包了我整个年节的快乐,也让我为之等待、为之回味。正如老舍所说:“过日子,就是一碗人间烟火,守着热气,便有了归处。”

年味越来越浓,想到甜咸味就嘴馋。

年,这个似果脯般甜蜜的节日,依旧散发着熟悉而温暖的味道,那是一种在心头萦绕的甜咸味。

家里的长辈,提前几天便开始准备过年食物。在我老家惠安,过年总少不了“甜”食及“咸”食。外婆跑进跑出购买海鲜之时,爸妈便开始准备面粉和其他配料,炸“口酥”和“油粿”是重头戏。

炸“口酥”的过程,显示了家庭成员的配合默契。外婆和面,一斤面粉配上三两油,加入适当的水,揉搓成条,切成整齐的方块。之后,再用擀面杖压扁做

成皮。接着,把花生、芝麻炒香,放在一旁做馅料。老妈在一旁帮忙,把花生、芝麻捣碎,加入

勇敢的盔甲

□陈仁梓

怕本就生病的小宝再受传染,把大宝和小宝分开照顾,可终究没能躲过。小宝发烧的那晚,爱人几乎没合眼,每隔一个小时就摸着黑起来碰碰小宝的额头,把体温计小心翼翼地插进小宝的腋下,满是焦虑。她最担心的是小宝的肾脏受影响,每次小宝上完厕所,她都要蹲在旁边仔细检查一番,或者拍下照片。只要一有点异常,她就紧张得不得了。

一天,我无意间点开爱人的手机备忘录,瞬间红了眼眶。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:“11月5日,医院复诊,注意观察孩子下肢紫癜是否增多”“11月8日,中药剂量减半,搭配青梅缓解苦味”……字里行间,是爱人从未言说的细致与牵挂。感动与愧疚再次席卷而来,我才明白,那些我以为的“理所当然”,都是她熬着夜、操着心换来的安稳。

妻子上夜班的那晚,喂药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。说实在的,这还是我第一次单

独陪小宝吃药。我站在桌边,拿着中药包的手微微发抖,脑子里全是她之前撕心裂肺的拒绝声,手脚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可现实恰恰相反,小宝仰起小脸,轻声说:“爸爸,你把中药撕开吧。”她稳稳地接过刚温好的中药,头一低,眼眸在药水的映射下,越发明亮;小嘴紧贴着碗沿,“咕噜咕噜”地喝起来,一大碗药很快见底了;随后,她又轻车熟路地拿起早就备好的青梅咬一口,解解味。看着她那副天真无邪的模样,一股暖意涌上我的心头。

看着桌上快要见底的青梅,我立即到超市又买了满满一袋。回来时,小宝已在床上安然入睡。我轻唤了一声,她没醒。转身的瞬间,我分明看到她咂了咂嘴,难道在做梦?

我灵光一闪,也许这些短暂的苦痛日子,将会炼化成一副名叫“勇敢”的盔甲,伴她一生。

麻辣烫

“小宝得了过敏性紫癜!”微信“咚”的一声传来爱人的消息。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皮肤过敏,望着这陌生的专业名词,疑惑、惊恐瞬间爬上了我的心头。我通过微信不断地搜索相关的病因,恶补这方面的知识,惶惶不安地熬到了下班。

“这些是小宝最近要吃的药。”一回到家,爱人就指着桌上一大袋药物对我说,“医生特别叮嘱,配合着中药治疗,效果会好些。”

“什么,中药?”苦涩、难喝之类的词语占据了我的脑海,“小宝那么敏感、挑剔,有点味道就嫌七嫌八,她会乖乖喝吗?”我有点担心起来。

“那也没办法呀!”爱人无奈地说道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吃药成了家里每天的“战争”。饭后,爱人把温好的中药拿给小宝,让她快点喝下。可是小宝一闻到那苦涩的味道,立马一手捂住口鼻,另一手用力地推开药碗。爱人又把碗递了过来,小



吃水饺

两位老外在中国过年吃饺子。

甲说:“我真傻,第一次吃饺子还剥皮了。”

乙说:“你还好,我以为是吐核的。”

方便面

有人打电话问:“方便面是吗?”

我回答:“我是火腿肠!”

对方愣了一下说:“打扰了。”

到了中午我才反应过来,人家问的是“方便面吗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